

致蘊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  
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  
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  
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驂騮而不馭焉遑遑於三  
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  
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劬奠瑤席乎川  
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精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萋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  
旗撫安哥以會舞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

梁傳二十八

十三

王生

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  
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  
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堡遂刊山而赭  
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  
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省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  
圖而疏浚太伯讓嗣以來遊 臣祈仙而齊潔  
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  
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

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聞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偃佺時髣髴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鬪乃歷省府庭

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北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之累仞寔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

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醴  
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  
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  
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  
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  
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驅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聽慕遊仙之靈族  
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  
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甘於曲榭

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  
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  
寄覽物而娛情惟傳之所務寔鷹揚其是掌  
或解組以立威个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  
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  
憂取累於長纆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  
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續至州停遣  
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

人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徕蠻者  
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  
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續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  
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  
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續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定用河  
東王與續素輕少王州府倏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庶事

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  
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續馳信  
報曰河東已豎柁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  
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  
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既至仍遣續向襄  
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  
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  
杜岸給續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  
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

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續信之真  
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譽仍遣岸帥軍  
追續續眾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續  
并其眾並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續剃髮爲  
道人其年嘗舉兵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退  
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  
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續侍中中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續有識鑒自見  
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

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  
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  
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  
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續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  
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  
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  
史蘭陵太守遷除負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

昌侯蕭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  
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  
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  
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  
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  
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蕭制僕射中丞坐位東  
西相當時綰兄績為僕射又百司就列兄弟導  
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為  
豫章內史綰在任述制百禮記正言義四姓衣  
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義人劉敬官  
挾杖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悅棄沁走賊轉寇南  
康廬陵皆破縣邑有眾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  
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恆漫奔散或勸綰宜  
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占敢勇得  
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  
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  
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

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  
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縮出奔外轉至江  
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  
中如故出為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  
年徵為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縮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  
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  
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

梁書傳二十六

十九

未

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  
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  
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  
此以續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梁書

列傳

二十九之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晉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

梁傳廿九

王生

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為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為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為光祿大夫俄為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頃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

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餘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

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股鑿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

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言今日非  
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  
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  
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  
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  
名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  
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  
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  
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

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特事彼若  
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  
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  
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  
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  
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為齊王帳闈人趙  
叔祖天監初入為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  
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  
比見比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

甚疎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  
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  
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亦  
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  
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  
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  
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  
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  
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  
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  
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  
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讀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  
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  
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  
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  
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

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  
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  
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  
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  
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  
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  
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

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  
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落首佐於茲冉忝河南  
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  
寵還羞年驥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  
比而風彩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  
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  
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  
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  
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

太宗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  
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  
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  
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  
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詣蕭文士  
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  
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  
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  
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  
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  
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  
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  
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  
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  
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  
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

正卿出為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  
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  
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  
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  
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  
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  
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  
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  
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  
三州

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  
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  
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  
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  
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竝  
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  
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  
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

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  
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息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  
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  
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晉通  
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  
序愷竝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  
子竝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為國子生對  
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



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  
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  
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舉整時論  
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  
暉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  
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  
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  
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  
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

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為吏部郎太  
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  
年封新涼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  
爵為子既長勤學以晉代音無全書弱冠便留  
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  
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  
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

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  
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  
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  
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  
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  
和理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  
同二年遷負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  
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  
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  
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  
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  
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  
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  
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  
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  
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  
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救答

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  
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  
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  
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  
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  
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  
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  
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  
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

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  
雅稱美是一而復各還詩書大梁革服偃武脩  
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  
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  
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  
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  
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  
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于雲善  
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

微變字體答敕去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  
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  
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  
飛白一勢而已上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  
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  
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  
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  
巧踰杜庶美過崔寔昔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

賞如此七年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  
元年還拜宗正卿大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  
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  
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  
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  
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  
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是  
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  
主簿中軍記室出為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

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貞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為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嘗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歷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

梁書傳二十九

十三

李帝

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列傳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散騎常侍姚

撰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

梁書傳三十

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哀賞曰不期忽覲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

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  
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  
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  
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  
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  
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  
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  
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  
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

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  
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  
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  
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  
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  
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  
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  
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

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陔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為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素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為晉

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公王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



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  
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  
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  
書決辭訟夜贖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  
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  
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諱為皇太子四年  
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  
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朝薦蔬菲  
而已高祖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

清忠當官忠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  
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  
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  
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先祿大夫  
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  
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哥詠方興仁壽穆是  
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  
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

子皇太子手令白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  
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  
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  
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禦常以天下  
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  
慎密實嗜好出入唯懼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  
重之聚書盈二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

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爲信佛理遍  
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夏揚州別駕少子  
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  
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  
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  
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  
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

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照闕與觀俱詣太學補  
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眺雅相  
欽重眺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  
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  
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  
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  
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貞琅  
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柘深  
相引接柘為太子詹事啓革為府丞柘時權

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  
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柘誅賓客皆  
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  
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  
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  
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  
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  
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  
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

竝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  
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  
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  
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  
豪彊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  
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  
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  
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

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  
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  
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  
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  
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  
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  
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  
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

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小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筆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王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

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

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  
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  
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竝  
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  
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  
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  
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賊  
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  
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  
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  
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  
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惟乘  
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  
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  
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  
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  
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  
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

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  
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司  
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  
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  
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  
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恒  
有褻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  
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充二州大中正優遊閑  
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三行事  
二爲二千石僞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  
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  
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  
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  
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  
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

名歟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十九

梁書傳三十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  
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  
賞世人為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  
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  
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

梁書傳三十一

三十九

掌東官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  
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  
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  
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  
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  
侍中十四年出為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為政和  
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  
普通元年出為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  
四年入為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

免五年起為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為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為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為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為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

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沉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為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為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

敕不<sub>レ</sub>久<sub>レ</sub>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手敕處分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疾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二子禧嘏竝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

三升

梁書傳卷二十一

三

爲佛志

昌寓齊吏部尚書竝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

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  
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為中書令未拜復為吏部  
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  
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  
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  
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

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  
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為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  
史如故五年入為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  
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  
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時蕭  
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合等詩以  
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爲道子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  
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  
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  
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  
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  
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  
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

三三卅

梁書傳三十一

王元事五

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  
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  
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  
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  
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  
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譽而求親者也且  
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  
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

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  
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  
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  
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  
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  
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  
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  
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  
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

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  
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  
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管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  
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今明主  
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竇恥  
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  
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  
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及

景身與衆竝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  
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  
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  
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  
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  
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  
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  
人事其將爲戒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

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  
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  
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  
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  
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毅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  
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  
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

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  
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  
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  
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  
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  
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  
治見譏薄俗惜哉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卅五

梁書傳三十一

八

五





列傳第三十二

梁書三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

二六十五

梁書傳三十一

一

王

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文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聞有對賓之色器字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  
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  
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  
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  
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  
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  
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  
率尋加自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  
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  
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  
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  
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  
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  
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詔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  
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昇啓於儀賢堂奉  
述高祖老子義赦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昇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  
義皇太子又召昇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  
大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  
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昇  
昇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救召羣  
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

三州

梁書傳三十二

三

三十九

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紛悔無所及昇探  
高祖微旨應聲荅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  
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  
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  
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昇  
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使還述  
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救有司定議昇又以和

為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  
直郎徐陵使此通好事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  
和及請遣使又致書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  
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昇為名募兵  
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眾守大司馬門初景  
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  
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  
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  
朝廷不為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

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  
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  
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  
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蓋以  
指於昇昇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  
中領軍昇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  
年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  
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  
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昇卒高祖惜

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天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者同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職竝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恣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

三十一

梁書傳三十一

五

元

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大學博士  
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  
遷通直兵部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  
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為真詔琛撰新諡法至今  
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  
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  
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  
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已身不  
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  
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毋明冠子嫁子結於後  
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大功自冠矣  
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  
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  
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  
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  
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  
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